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:温暖的人文底色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有文气、视角新,《觉醒年代》班底新作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以质感厚重的创作,打动了观众。

导演张永新,编剧卞智弘、吴楠,加上主演万茜、王阳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这部抗日题材电视剧的历史质感扑面而来。抗战前线和后方市井双线并行,9个中秋串起8年,有战役,有情感,有家国,有苦难,有人性,有烟火气,是一部丰厚扎实的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。

提起抗战题材剧,观众很容易联想到硝烟弥漫的战场,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跳出了这类固有框架,没有刻意体现波澜壮阔的场面,而是以细腻的人文视角,把镜头对准了乱世里一个个真实可感的普通人,用细碎的生活片段、真实的情绪流转,勾勒出战争年代里民族的风骨与人性的温度。

在剧中,“家国”二字,落在了每一个平凡人的选择与坚守里。整部剧最打动人的,是对“人”的真实刻画。剧中的主角不是自带光环的天生勇者,而



是有怯懦、有迷茫,有放不下的牵挂,也有面对绝境时的无措。旅长张云魁背负着战场失利的

非议,在自责与坚守中挣扎,既有军人的血性,也有常人的脆弱;市井出身的孟万福,最初只

想在乱世里安稳求生,却在颠沛流离中慢慢扛起责任,从只顾自身逐渐成长至守护他人。万茜饰演的丁玉娇,像乱世里的微光,挣扎却坚韧。

相比于浓墨重彩地描绘战争场面,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更偏向在烟火气里书写乱世温情。战争的残酷从未被回避,流离失所的百姓、满目疮痍的城池,都真实展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,更打动人的是整部剧捕捉到苦难中的人性微光:逃难路上陌生人间的相互帮扶,战火中不曾断绝的家书牵挂,乱世里文人对笔墨道义的坚守……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,立起全剧所要表达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底气,也是这部剧最动人的人文深度。

剧中的人们,或许身份不同、立场各异,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,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坚守与担当。军人守土有责,即便身陷困境也不曾放弃;百姓默默支撑,用微薄的力量为抗战添一份力;文人以笔为刃,在乱世中守护民族的精神风骨。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真实刻画出一幅全民抗战群像。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,慢慢铺陈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。更为可圈可点的是王阳、万茜两位主角的选择。印象中王阳第一次饰演抗日将领这样的角色,

在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,他饰演的张云魁并非传统铁血硬汉形象,而是外柔内刚、隐忍克制的儒将,在很多场景中,他用眼神、微表情、克制的肢体传递,塑造了理想主义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:有蒙冤受辱时眼眶泛红把嘶吼吞回肚里的冲击力;有听闻抗战捷报嘴角扬起泪珠滚落的层次化情绪表达;有重伤时紧握妻子所赠蚕豆无声颤抖表达出来的家国与个人的悲欢。层次丰富的表现,让人物立体有张力。

万茜是一个有独特气质的演员,这次在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饰演张云魁的妻子丁玉娇。这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角色:前期是知书达礼、温婉含蓄的江南闺秀,中期经历战乱、丧夫,在绝境中隐忍求生;后期成为心怀家国、果敢刚毅的革命者。万茜收敛克制的表演,把一个江南女子从温润到锋利,从依恋到历经苦难的蜕变,完整地塑造出来,她身上的文艺气质又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人文气质完美契合,让这部剧虽然双线并行,但又有合二为一的情感共鸣,直抵人心。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无疑是一部有温度、有风骨的佳作。在剧中,我们感受到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、风骨气节、坚韧善良。这部剧,值得细细品味。

一夜真做戏中人

□于民星

近日,一部仅有13分钟的竖屏短剧刷屏全网,引得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《ENEMY》民国篇“梨园双星”,由《逃出大英博物馆》原班人马打造,无流量明星,无巨额投资,无冗长剧情铺陈,以乱世梨园为叙事底色,铺展一段悲怆悠远的往事,将浮沉乱世里小人物的家国大义刻画得淋漓尽致、直抵心扉。

刷屏热潮之下,不禁引人深思:短短十余分钟的作品,何以戳中无数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家国情怀?

一方戏台,装得下山河浮沉;寥寥篇幅,载得住民族风骨。“梨园双星”以微短剧为载体抒写家国情怀,将历史叙事与传统文脉相融共生,意蕴绵长、直叩灵魂。

剧里,乱世梨园不再是风月温柔乡,而是山河破碎里挺立的民族风骨。故事聚焦于民国山河沦陷的动荡岁月,以一对梨园搭档的命运轨迹为主线,描摹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无奈、挣扎与觉醒。身为梨园伶人,台上,他们粉墨登场,演绎帝王将相、千古忠烈,唱尽世间百态与家国情怀;台下,他们身世飘零、命如草芥,在

日寇铁蹄的践踏下艰难求生,却不曾磨灭骨子里的傲骨与气节。当外敌入侵,以城中百姓性命为筹码,逼迫二人登台献艺、屈膝媚敌,一道关乎人格尊严、民族气节与生死抉择的考题,骤然摆在面前。

浸润梨园多年,师父“扮英雄,心里面得敬着英雄”的教诲犹在耳畔。面对敌人逼迫,两人假意顺从,暗中以毒酒、烈火布下死局,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。他们将戏台化作没有硝烟的战场,以自身性命为利刃,将敌人毒杀于酒桌之上、焚烧在戏园之中,用决绝的落幕谱写了以身殉国的忠义挽歌。剧中,一句临场改词的“今我夫妻二人”,没有俗套的情爱渲染,没有刻意的煽情告白,却道尽了乱世儿女的生死相依。梨园双星以自身血肉为笔墨,将儿女情长融入家国担当。

那份含蓄深沉的温情与力量,藏在中式情感独有的留白意境之中。中式美学向来崇尚含蓄内敛,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韵味,不直白宣泄悲喜情绪,却能在细微情愫间触动人心、引发共鸣。民国篇“梨园双星”深谙东方美学与情感表达的精髓,仅凭一个眼神流转、一句临场改词,便

将万般心绪直抵人心深处。剧中名场面,莫过于两人殉国前的台词改动,男主唱出“今我二人”,女主含泪打断,改为“今我夫妻二人”,一词之差,意蕴万千。她的眼神里有眷恋,惜乱世相守的短暂;更有决绝,愿以夫妻之名共赴国难。男主神情从震惊、狂喜到凛然的层层递进,搭配女主眼底流转的温柔与坚毅,无需多余台词铺垫,便让观者深深共情,读懂中式浪漫独有的内敛深沉与厚重绵长。

更深一层来看,《ENEMY》民国篇“梨园双星”的出圈,也是传统文化实现新媒体破圈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。梨园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千年以来不仅是市井娱乐的艺术形式,更承载着忠义、坚守、气节、家国的精神底色,诸多经典戏文皆以歌颂忠良、缅怀英烈、传递正道为内核。“梨园双星”以微短剧为传播载体,让梨园文化走出传统古旧戏台,跳出小众圈层,以年轻化、轻量化的方式走进观众视野。既让观众领略到中式戏曲独有的美学韵味,更读懂了梨园文化背后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,实现了传统文化传播、民族精神传承与影视艺术创作的双向赋能。

